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二十一章。

【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告於哀公曰。陳恆弑其君。請討之。公曰。告夫三子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。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告。不可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】

「先說明歷史事實，知道它的用意就可以了，因為講書是為了現在可以用。」

「做事、治理國家，不論是那一種政體政治，總之必得有一位領袖。民主立憲也必須有一個主人負責，就怕政出多門大家都做主。正該做主者反而做不了主，其餘的人都做主，而且亂做主。有事開會議決，也不實行。例如美俄要交戰，美國國會刪去國防預算，又要打仗，又求不花錢，這事如何辦？」這一段主要雪廬老人先給我們講，不管辦什麼事情，在公家這個政治體制，不管是以前的封建專制，或者現代的民主憲政，都必須要有一個負責人、一個主人，主要的。最怕就是很多人做主，能做主的反而做不了主；不能做主的反而都是在做主，而且很多人都在做主，那就亂了，所以只能有一個人做主，來做裁決。不可以政出多門，多人做主，這就很難辦事，就很亂了。舉出美俄交戰這個歷史的例子，我們可以應用在我們現前每個團體，從家庭到社會，到一個小商店，都是一樣的道理，要有一個人做主，不能很多人都在做主。

『陳成子弑簡公。』「孔子之時，齊魯是二大國，靠近齊國者為陳國。陳國亂時，有一個人跑到齊逃難，五世其昌的典故就出於

此。到第五世為陳成子，陳成子弑簡公，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。」陳成子是陳國跑到齊國的，後來他弑簡公，殺齊國國君，自己當國君了。這是亂臣賊子。

『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』「魯是大國，孔子雖然已經不做官，但是朝中元老」，他是朝中元老，以前也當過魯國的魯司寇，當過元老，他也有義務要勸魯君，「看魯君不動作，孔子便沐浴齋戒而上朝」。這很慎重的。「對魯哀公說，陳恆殺了齊簡公，我們魯家去討伐他，即使力量不夠，也必須設法聯絡其他人去討伐他。」

『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夫三子者。』「魯家患的病也相同，魯君說：你給三家說去吧！兵權全在三家手上。」這裡就給我們講到，應該這個事情是魯君做主的，而現在變成魯君做不了主，而是三家在做主。所以孔子給魯君講，魯君就說了，那你去給三家他們講，兵權都在他們手上。「孔子說我雖不做官，國家有事還是會與我討論，我不能不說。你叫我去告訴三家，我就去告訴三家。」

『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「去了以後，對三家說。三家說，齊是大國，我們力量不行。其實魯國雖然人少，但是齊人有一半不服，合起來也能勝。三家不辦，他自己有短處的緣故。三家說：你為何而來？孔子說：我請魯君出兵討伐陳恆，魯君要我告訴三家，我說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不論有沒有兵權，不能不問」，不能不過問。

「今日的大毛病，主事者不能做主，都是下頭辦事者做主。」這個就雪廬老人就舉出，我們現代也很多這種問題，那個主事的、能做主的人他不能做主，都是下面替他辦事的人在做主，這也是現代很多團體有這個問題，所以引用這個例子來給我們說明。「我們

縱然辦不到，主持公道也好，這就是為公，別同流合污，那是喪天良。」雖然辦不到，但是主持一個公道。就像現在的選舉，有一些黨派他們的政策，執政不正確、錯誤，我們要主持公道，雖然我們力量很小，但是要主持公道，要說公道話，不能偏袒。運用在我們現前台灣這個選舉的情況，我們不能偏袒哪一方，就是要公道。所以主持公道，弑君這個事情是造反了，在我們現在民主憲政，就是違背憲法了，這個我們就不能去支持他，而要去討伐他。在民主選舉的地區，那就是要選民用選票來讓他下台，這個不可以同流合污。他錯了，還跟他一樣同流合污，那就是喪天良，這沒有天良了，天良喪失掉了。所以雖然我們力量很微薄，但是我們是為公，沒有跟他們同流合污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